旁白:

电视里的深夜新闻正在播报一起酒后驾驶引发的事故，手机屏幕上实时推送国际局势、娱乐

八卦和养生讲座。

没有杀人案，没有第一人民医院，没有孙泰中，似乎什么都没发生。

窗外隐隐传来夜鸟的啸叫，后半夜了，距我与查理苏分开已经过了数个小时。

打开搜索软件 ，键入”孙泰中”，我始终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实时新闻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的会以为这只是一场难醒的噩梦。

是梦就好了，无论多痛苦至少还有醒来的盼头。但衣袖上溅到的血是真的，一直没有慢下来的心跳是真的，我骗不了自己。

房间内只开了一盏小灯，外面是漆黑的夜。我盯着玻璃窗上自己那张面无表情的脸，感觉太阳穴在突突地跳。

孙泰中作了许多恶，该受到惩罚。但此时此刻，我无比希望他只是受了伤，人还好好地活着。

只是手术刀尽数扎入胸膛的那一幕实在清晰到令人绝望，我仅存的一丝侥幸也被驱散了。

查理苏呢？他到家了吗？他……还好吗？

我是怎么与他分开又是怎么回到家里的，已经记不清了。从医院离开后的记忆，对我而言，都是混乱模糊的。

我唯一清楚的只有从分开后到现在，每隔半个小时，我都会给查理苏打电话。

听筒里单调的忙音让人心慌，我无比希望他能快点接起，像以往那样，臭屁地说我这么关心他肯定是彻底沦陷了。

我知道他一定会这么说，所以这次我不害羞，也不反驳。我会告诉他是啊，然后静静等待电话那头他无措的呼吸声。

可他没有接，一个也没有。

我能猜到原因，无非是不想让我掺和进去，或者他需要自己一个人静静。

而且就算打通了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是你不要想不开，还是我陪你一起面对？没用的，说什么

都苍白。

我摁灭了手机屏幕。

忽然的，我想起不久前有一次，他去外地做手术，也是一整天没回我的消息。

回来的时候又突遇大雪，后续航班都取消了，可他那时还在天上。

我在机场急得团团转，却怎么都查不到他搭乘的那班飞机的最新状况。

思来想去返航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我都买好了中转去那里的机票，他却笑着出现在我面前，头发乱蓬蓬，衣服上沾染着雪的凉意。

形象一点都不完美，甚至是糟糕，却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他。

后来我才知道他坐的飞机迫降在隔壁市，手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故障没收到我的短信，他怕我担心，连夜开车回来的。

我:

如果我现在去找你，你会不会依然不见我？

旁白:

手机屏幕不断暗了又亮，亮了又暗，给不了我想要的答案。

打开和他的聊天界面，最新一条消息还停在昨天下午。是我去他家前问他吃饭了吗，要不要给他带点东西，他只回我"不饿"。

很简单的两个字，却不似他以往欢快的口吻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还是给他打包了份饭。

可直到去医院他都没打开。他说等回来吧，再让我开开眼，看他是怎么把冷掉的饭菜变成米其林大餐，到时候我肯定和他抢。

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，忽然有点难过。只要一闭上眼，他那时的样子就会浮现在眼前。

那时我是真的相信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

现在回头看，命运似乎早早就用这种方式提醒了我们，我们却丝毫没察觉。

心头堵得厉害，我的手控制不住地住上滑。

滑到几天前，他给我发来的新工卡的照片，滑到他说雪莉酒最近在跟他闹矛盾，又滑到他的

论文拿了奖，诓我请他吃大餐奖励他。

我们的聊天记录很长，然而大部分都是些没营养的对话。

谁先去睡觉这种话题都可以聊上两三个来回，不工作时他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来找我。

有时候是这样的。

查理苏短信:

食堂来了新的面点师傅，我跟科室的人说不如我未婚妻做的好吃。

结果被他听到了，他非让我多吃几碗再好好尝尝，我说就算撑死也是未婚妻做得好。

旁白:

也有时候是这样的。

查理苏短信:

未婚妻你没觉得自从我出差后，生活黯淡了不少吗？

看不到我这张脸，简直是度秒如年吧。我太理解了，这样的日子的确很难熬。

你现在一定想我想得辗转难眠，所以我准备提前把这个惊喜告诉你，我要回来了。

旁白:

更多时候是这样的。

查理苏短信:

今天一天都在手术台上没看到你的信息，睡着了吗？

真睡着了？晚安未婚妻，祝你今晚能梦到我。

你怎么鹅鹅购物在线啊？！骗我是不是？伤心了，这下真伤心了。

旁白:

我看得直想笑，好像无论重温多少遍都会被他逗笑。

一条条往上翻，过去的点点滴滴犹如电影在眼前倒放，纤毫毕现，可眼泪却啪嗒一声掉在了屏幕上。

一种将要失去什么的强烈预感，吞没了我。

曾几何时，我根本无法想象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查理苏，不知不觉间，我却已无法想象一个不做医生的他。

我用力握了握手机，光标开始在对话框快速移动。

哪怕明知道他此刻需要冷静和独处——

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还懂分寸和知边界了，我只想陪在他身边，和他分担一切，包括罪恶。

光启市流星大道888号，查理苏站在没有开灯的房间内，双臂撑在洗手台上。

手机被放在一边 ，兀自震动着，他却全然没有注意，只是安静地，长久地看着镜中的那个人。

那是一张熟悉的脸，此刻却显得无比陌生。

他闭上眼睛，沉下声，平心定气地告诉自己，没事的，再试一次，你可以做到。

手机震动的声音再次停了下来，屏幕保持着亮起，上面是一条信息。

信息:

Charlie，今晚我会在NOVATEN大楼顶层的办公室等你。

我们父子已经好久没有谈心了。

旁白:

在他与女孩分别的刹那，这条消息就出现在他的手机上了。

查理苏转过头，从窗口望去，能看到大楼顶部的电子带，像一只永不闭合的眼睛，上面NOVATEN药业的名字昼夜不停地滚动。

整座城市都被笼罩在这光辉下，如果自己住得再远一点，应该就看不到了。

可它微妙地矗立在看得到与看不到衔接的地方，所以无数次让查理苏产生了一种已经摆脱他

控制的错觉。

收回目光，他翻出了手机里的一条录音，那是他在去医院前录下的。他担心情况超出控制，那样可能会一辈子困在自己的催眠中。

查理苏录音:

Charlie，看着我。

旁白:

镜中人神态肃穆，正在等待他的指示。

他举起手打了个响指。时间刚刚好，录音开始播放。

查理苏录音:

老头子以前不小心说漏过嘴，他答应灵族不会再回到国内。

所以这次来，恐怕他的目的不只是你。

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，他想入侵这座城市的医疗体系，和以前一样。

不阻止的后果，是会有更多受害人。

我知道你不想再被他控制，也抗拒跟他来往。

但如果你始终保持十足的戒备，我想他不会放松警惕。

所以我会提前催眠你，让你跟他相处时，暂时忘记过去那些痛苦。

相信你已经做了。现在，我来告诉你一切。

镜中人的表情茫然，似乎在努力理解这些话。

查兆澎，他一直在监视你，想必你已经看到了他的宅邸和你的家一模一样。

那里面布满“眼睛”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看得到。

你工作的地方，也被安插了他的人，孙泰中。

现在，你已经查到了当年是孙泰中替他在育达书院进行非法试药。

为了不让你继续，他会想方设法找替死鬼、毁掉证据。或者，制造危机干扰你。

甚至，用你最在意的东西攻击你。

你吃的药，如报告所示，来自于试药实验。要小心，一直以来药物都是他控制别人的手段。

现在，醒过来。

旁白:

"醒过来〞，这句话在这些年里他已经听了很多遍。

哒——又是一声响指。

查理苏录音:

听到了吗，醒过来。

旁白:

镜中的人眨了眨眼，眼中仍蒙着一层雾霭。

指尖已经有了热意，可镜中的人始终让他失望。

查理苏不自觉地握紧拳头，骨节都发出轻微的响动。

他知道自己应该醒过来，但是要怎么做才可以?

录音短暂停顿了，但是很快，像是预料到了眼下的困局，重新传来沉重的呼吸。

查理苏录音:

这很痛苦，但你必须醒过来，因为很可能已经发生了你无法控制的事。

不要赔上你的职业生涯，更不要毀掉你爱的人的幸福。

如果你还是不肯面对现实，那么你这么多年的自救就白费了。你会永远成为查兆澎的筹码。

旁白:

镜中人的脸越来越红，呼吸却停住了，只有双目惊惶地瞪着，仿佛两只不断膨胀的气球，谁也不知道爆裂会在哪一秒。

一种更深的痛苦捂住了他的嘴，他不知道这与永远困在谎言里，到底哪个更难以承受。

查理苏录音:

Charlie，醒过来。

醒过来。

旁白:

“铛——”脑海深处，传来了什么断裂的声音。

一只手紧贴着镜面，查理苏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查理苏录音:

……(大口喘气声)

旁白:

脑海中的迷雾随着意识的清醒一点点散开，他找回手脚的知觉，重又变成冷静的查医生。

他去了医院，他看见了孙泰中，孙泰中在给病人注射DEA，然后——自己杀了他。

第一次用医用剪刀做救人以外的事，他毫无经验，却扎得精准，这大概是医生的天赋。然而

弓起手背，他仍感到了一丝不应存在的颤抖。

他大概猜到了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谁。

让自己失去一切无路可走，然后在他如救世主的目光里，回到他一手烧制的花瓶中，这就是查兆澎的目的吗？

不，不会这么简单。但在查兆澎的判断里，自己会这样认为。

那个对自己了如指掌的人，还没意识到，自己也已经对他了如指掌了。

查理苏以为自己的第一反应会是去自首。然而当相反的念头浮上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。

Charlie，你变坏了，他对自己说。

可是——可是他还有太多事没做，比如那场没完成的厨艺演出，比如排到下个月的手术，比如答应未婚妻的约定。

自保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他无需绞尽脑汁找理由，就能听到它们在心里如树木疯长，多到他都感慨自己原来还有这么无耻的一面。

手机屏幕再次亮起，查理苏看到了熟悉的发信人。

第二次见面时就醉得神志不清，险些流了他一肩膀口水的未婚妻，他还在用这张相片做对方的聊天背景。

我的信息:

查理苏，你还好吗？

查理苏:

我很好。未婚妻，你怎么还没睡？熬夜对身体不好。

旁白:

他自顾自说道，但手指并没移动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未婚妻自己的想法，下一条消息很快来了。

我的信息:

虽然只是我的猜测，但我想你应该并不好。

旁白:

黯淡的光影中，查理苏的表情变得柔软了几分。他望着手机上的字，对着遥远的某个人喃喃自语。

查理苏:

为什么这么说？

我的信息:

因为我见过你……不好的样子。

没能救洋洋奶奶的时候，没能救小真的时候，包括……去医院之前。

我在你身旁，所以把这些都看在眼里。

你好像总是一个人尽可能地去做所有事，那些时候，我觉得你其实很孤独。

旁白:

查理苏怔了一下，有一瞬间，他觉得他们真的在对话。

查理苏:

我是完美的Charlie，怎么会孤独呢？未婚妻，你未免太小瞧我了。

旁白:

他这么说着，脸上却没有一点点的得意，反而是悲伤。

他想他应该回复点什么。

比如像以前一样跟她撒撒娇，那样未婚妻的心情就会变好了。可手指悬在屏幕上始终没落下，他知道这不会是她想看到的。

我的信息:

我很后悔现在是坐在家里，而不是陪在你身边。我应该坚持和你一起的。

不用安慰我的，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说，可以不回复。

旁白:

又是这样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他什么都不需要说，她就懂得自己要什么。比生命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，包括他自己。

曾经的查理苏是"潇洒“的，除了原则，没意思的事他不会死磕，放弃是一种人生哲学，而他拥有这样的资本。

曾经的查理苏也是“聪明”的，他知道永远与父亲保持着博弈的状态才能安心追逐理想，于是他接受了婚约，玉石俱焚太愚蠢了。

只是和“潇洒”与“聪明”相处久了，他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它们的另一张脸，叫做“逃避”和“自我欺骗”。

查理苏望向空旷的房子，几个小时前，她还在这里，给他带饭，和他额头相抵。他小小的如云雀般勇敢的未婚妻，一直在保护他。

所以坦率一点吧，去面对自己的错误。哪怕是出于某种正义的理由，他也无法做到心安理得。

屏幕再次亮了起来，查理苏看着最新的那条短信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我的信息:

不管杀人还是救人，我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你有做那些事的理由。

查理苏:

理由？

旁白:

他俯下身，无声地发笑，笑得眼角都湿润起来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个热衷于打破准则的人？

旁白:

准则是一种工具，强者用以统治弱者，因此强者无须遵循。他的父亲常用这句话作为对他的教导。

但年纪渐长，他知道不是的。准则该用来束缚所有人，好为更弱小者提供庇佑。

因此他绝不肆意妄为，他始终遵循作为医生的准则，哪怕那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他也会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摆在一个个家属面前。

事到如今，他犯下罪行，他的未婚妻却在为他开脱。

可为什么听了这样的话，他却不像面对父亲时那样感到厌恶愤怒，反倒有一种不该存在的喜悦。

下一条信息隔了很长时间，像是对面的那个人也在踌躇。

我的信息:

这不能说服任何人，我也不想说服谁。

但查理苏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是我的感受。

那把剪刀在你手上，也在我的手上就算要受惩罚，你也不应该一个人。

我想跟你分担，包括罪恶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不笑了，仿佛刚才近乎癫狂的笑意终于带走了他内心所有的毒针。

有一个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准则之中为他开放了一片小小的天地，无需言语她也倾听了他的心。

查理苏:

这就够了。

旁白:

他又重复了一遍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这就够了。

旁白:

曾经，他为世界上唯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他最恨的人，而感到悲哀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

他找到了另一个人，一个无论何时何地、无论能否得到回音，都愿意与他对话的人。

不舍变成了安定，一个重要的决定郑重地落在心头。

他有多久没见到未婚妻了，五个小时？为什么感觉有一年那样漫长？

好想她。

只可惜现在，还不能去见她。

查理苏站起身，将手机放在唇边吻了一吻。

他注意到桌上早就冷掉的盒饭，那是未婚妻特意为自己打包的。

饭已经硬了，吃下去胃不会舒服，但他还是安静地在桌前坐下，一口一口地吃完。

他又联系了吉叔，拜托他把医院和马路上的监控都删干净，尤其是拍摄到未婚妻的部分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拿出手机，认认真真地开始打字。

查理苏短信:

未婚妻，有个秘密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每次买彩票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中不了奖。

我权当是上帝对我的嫉妒。

没想到我早就中了头等奖。

我很好，未婚妻，不用担心我，照顾好自己。

都几点了还不睡，我会时刻关注你鹅鹅购物在不在线的。

旁白:

他还有很多想说的话，但最后还是停下了动作。

心情奇迹般地冷静下来，他开始思考整件事的始末。

未婚妻告诉他，当时他们处在幻境中。可那个幻境是如此逼真，制造幻境的人肯定对自己相当了解。

据他所知，父亲没有制造幻境的能力。

他大概是与什么人联手，为自己搭起了这样一个别致的戏台。

而那个人，应该是血族。

查理苏垂下眼眸。

他很难看透那个男人，但有一点是目前可以确定的，父亲的行动恰好证实了一点，那就是自己的调查结果没有错。

他的父亲有这种习惯，不择手段，却从不会真正地对儿子——一只笼中鸟说谎。在过往二十余年混沌的家族生活中，他逐渐明白了这一点。

得益于此，他看到了书院、试验报告和孙秦中所行之事，并且可以确证，他所见的是真相的一部分。

他好像逐渐理出了头绪，查理苏有预感，这一次对父亲的反抗将会和以往每次都不同。

查理苏拨通了另一个电话，很快线路便接通了。

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？你在哪里？

查理苏:

家里。

何医生:

谢天谢地，你不在医院。出大事了。

刚才有人在医院A栋三楼实验室发现了孙主任的尸体。

心脏上扎着医用剪刀，估计是失血过多死亡。

查理苏:

孙泰中死在实验室，确定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顿了顿。他刚想说他知道，却发现这和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——孙泰中死亡的地点

不应该是实验室。

电话那头的人没说话，一瞬间，陷入好像连呼吸都静止般的死寂。

何医生:

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？

查理苏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

旁白:

只迟疑了一秒，他闭上眼睛应了声。

查理苏:

有。

旁白:

听筒里再次只剩沉默了，紧接着是沉重的呼吸声。

查理苏想老何应该有很多话想对自己说，所以他只是安静地等待着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你当初为什么会答应我的邀请回国？

查理苏:

为了改变规则和制度。

何医生:

还有呢？

查理苏:

没有了。

何医生:

有的。你想治病救人，想做个纯粹的，无愧于心的医生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。

何医生:

对你而言是最基本的素养，对有些医生来说，却是最高的标准。

做医生可能只是份工作，或者一条向上走的路径。但不管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如何不同，我们的底线都是相同的。

那就是这把手术刀只能用来救人。

救得了就尽力救，救不了就告知，但不能以正义之名行恶。

我知道有很多地方都对这种行为宽容甚至默许，但绝不是医生这个行业。

底线一旦被突破，就回不了头了。

Charlie，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医生。

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和你有多少关系，我也不想问了，你肯定有自己的打算。

但是，不要毁了自己。

旁白:

最后的这句话很轻，但它承载的东西却是那样沉重。

不想让对方太担心，查理苏故意笑了一声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我妈当年到底跟你说了什么

你连这种事情都要包庇我？

何医生:

看来你心理素质很好，我以为你快崩溃了。

查理苏:

拿了这么多年手术刀，什么没见过，心态不会那么容易崩。

何医生:

你还有心情说笑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孙泰中的尸体停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

何医生:

警察刚到，尸体暂时在太平间，天亮后会转运。

他们正在调用监控录像，现在院内的摄像头应该都是关闭的。

何医生:

我只知道这么多了。

查理苏:

够了。

老何。

何医生:

还有什么问题？

查理苏:

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上次你还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，说有些事情不能碰。

何医生:

我就是太知道你的性格，所以我也明白我说什么都没用。

Charlie，我也是医生。

虽然我胆子小顾虑多，但我也分得清是非黑白。知道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。

不要像之前在孙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一样冲动。

有什么需要跟我说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沉默了一会儿，尽管对方看不见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

查理苏:

谢谢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问你。

你知道孙泰中有仇家吗？

何医生:

我跟他不熟，我只知道他原本是没有资格入院当医生的，是院长力保他才能进来。

查理苏:

为什么？

旁白:

电话那头的人犹豫了，似乎在思考到底要不要说。

查理苏:

你还是觉得我会冲动犯事？

旁白:

耳边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。

何医生:

算了，我又能瞒你多久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查到的。

孙泰中之前和院长之问有过交易，与引进一款药品有关。

更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，也不可能知道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谢谢。我还有最后一件事。

何医生:

是关于你那个未婚妻的吧？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，刚才还有些混乱的思绪变得清明。

查理苏:

嗯。我要请一段时间假，如果她来医院找我，务必保护好她。

何医生:

你的保镖也有不够用的时候？

查理苏:

怎么可能，三个医院都站不下。

保镖跟着会让她有被监视的感觉，种感觉很难受，她不会喜欢。

何医生:

好，我答应你。

查理苏:

代我问师母和你儿子好。

旁白:

查理苏挂断了电话，敛起笑容，紫眸中一派沉肃。

他清楚记得刺伤孙泰中的地方是病房，就算对方要求医，也不应去往实验室的方向。

是有人把他搬到实验室？还是中间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？

他不会为自己的杀意辩护，但亦不想供认过程不明的罪行。

他能够感觉到这中间藏着许多隐秘。在去自首之前，他应该搞清楚一切。

孙泰中与院长的交易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，如果父亲在那么早之前就插手了光启市的医疗

体系，那这将是一场灾难。

手机里父亲没有再发来一条信息，自己没去赴约，也没有给到任何的回复，要是以前，他应该会做点什么才对。

但现在对方却始终按兵不动，这让查理苏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一次他还是必须反抗到底。

查理苏打开屏幕，发现女孩也没有回复自己的消息。又确认了她其他软件都不在线，他才想对方应该是睡了。

他的未婚妻，在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和他一样从容。

应该让她好好休息的。但是想到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查理苏还是没忍住打开了聊天界面

汗珠滴在屏幕上，沾湿了长长短短的话语。

查理苏信息:

未婚妻，其实刚才我说了谎，但现在我很好。这不是假话。

我会结束由我开始的事，我父亲也应该结束他开始的。

旁白:

天将亮的时候，查理苏出门准备前往医院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别墅，恍惚间嗅到了一丝别离的味道。

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小会，梦里满是光怪陆离的景象。醒来之后，昨晚的一切都仿若隔世。

天已经彻底亮了，意识也渐渐清醒。

我:

对了，查理苏！

旁白:

慌慌张张地抓起手机，屏幕上竟然有好几条查理苏发来的消息。

发送时间不是很统一，有半夜发来的，也有将近日出才发的。

他说著让人熟悉的玩笑般的话，我读着读着，竟然产生了几近流泪的感觉。

揉了揉眼眶，我继续往下看，看到最后一条——“我会结束由我开始的事”。

是指杀了孙泰中吗？还是别的什么？

我回复了信息，安静地等了一会，却没再收到回复。我又给吉叔打了电话，他也告诉我少爷，让我不要担心。

直觉告诉我他已经有了计划，而我不在其中。既然他做了決定，必然经过深思熟虑。不能让他担心，我也应该尽快回到日常的节奏才行。

来到办公室，才刚踏进门，我就听到了郝帅的声音。

郝帅:

灵异论坛昨晚被秒删的帖子你们看到了没！我刚要给你们发，就没了。

李满满:

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灵异论坛了？之前不是怕得要死吗？

旁白:

满满也才刚进办公室，放下包，忽然注意到旁边的人，有些稀奇。

李满满:

姜莱也在啊。

姜莱:

我就是昨天不小心多做了点饼干，觉得不吃也浪费，所以拿来给你们。

旁白:

她动作别扭地把一个盒子放在猫哥桌上，是整整一盒的烤饼干。

她戳了戳猫哥的肩膀，示意他分一下，猫哥才不情不愿地打开饼干盒，一人给了一小片。

李满满:

抠不死你。

郝帅:

你们别顾着吃啊，专心听我讲，现在全光启市知道这件事的没几个人！

李满满:

你倒是说说，光启市哪里又闹鬼了？我们下班走夜路注意点。

郝帅:

你们怕是没这个机会了，案发地点并不是路边，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。

郝帅:

第一人民医院。

郝帅:

据说死者是那里的主任医生，医术高超，死状诡异。

旁白:

第一人民医院，死者。听到这两个词语第一人民医院，死者。听到这两个词语的一刹那，我的后背布满冷汗。

我努力保持着冷静，不希望被大家注意到自己的异样。

李满满:

你说哪里？一院？！我前两天还去那里看过病呢！

什么科室的主任，多大了，怎么个诡异法？

不会是什么死去的病人冤魂索命吧？

旁白:

被追问了好几句，郝帅挠了挠头。

郝帅:

这个……具体内容我还没来得及看，帖子就没了，只看到这些。

李满满:

只看到这些那你说什么，不是专门吊人胃口嘛！

姜莱:

现在胃口起来了，贴子也没了，我们去哪里看？

郝帅:

我就抛砖引玉，八卦这种事还要看猫哥，那是他老本行。

猫哥:

诶你别瞎说啊，我一直都不喜欢八卦的。

旁白:

猫哥一反常态，端端正正地靠在桌子旁边，言不发，深沉得很，只可惜眼神有点飘忽。

姜莱:

以前八卦不都是你在说吗？

猫哥:

你、你怎么知道的？！

姜莱:

你说的时候嗓门那么大，我想不听到都难。

旁白:

费尽心力营造出来的一本正经的形象原来早就碎了一地，猫哥一脸生无可恋。但是很快，他抓到了姜莱话里的某个重点，笑得一脸灿烂。

姜莱:

我才没有故意听你悦活！你那是什么表情，知道什么就说啊，我也想听。

旁白:

在姜莱的催促下，猫哥顿了顿，才勉强开口。

猫哥:

这……好吧，我确实是知道那么一点。

不过你不要误会，我真的不是一个八卦的人。

姜莱:

八卦怎么了，八卦也没什么不好的。

你少装模作样的 ，快说，大家都等着呢。

旁白:

猫哥挨了两句训，愣了一下，反倒精神焕发起来，刚才的深沉也不见了，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态。

猫哥:

说到昨晚的事，不得不让我这个光启百事通出马了。

那个贴子说的是光启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了件怨魂索命的事。

被索命的是个医生，叫孙泰中。

旁白:

所以孙泰中真的死了？我咬紧嘴唇，感觉胸口沉甸甸的，难以呼吸。

猫哥:

据说现场杂乱不堪，死者满身伤痕，监控一片全黑。

这还不算，尸体旁边还有个奇怪的阵法并两行血书——

我:

血书？

猫哥:

对，血书。写的是育达书院，血债血偿！

李满满:

育达书院，不就是那个虐待学生的地方吗？早就没了吧。

郝帅:

就是那里，有段时问我妈总吓唬我，说再不乖就给我送到那儿去，幸好她不忍心。

猫哥:

那个贴子里面有孙医生的履历，他之前待的研究机构和育达书院有过合作。

李满满:

难不成真是学生冤魂索命？！

猫哥:

满满我们要相信科学，冤魂索命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。

李满满

没记错的话之前某位不爱传播八卦的同事说过——

李满满

有对老夫妻家里发生火灾是因为他们丢弃的女儿冤魂索命。

猫哥:

是郝帅说的，你记错了。

郝帅:

我说过这么精彩的话吗？怎么没印象了？

猫哥:

就是你说的，不愧是组草，见解都和别人的不一样。

旁白:

猫哥拼命朝满满眨眼，满满看了一眼还在状况外的姜莱，笑着点了点头，不再重提旧事了。

猫哥:

不过这种陈年旧事，真真假假的，谁也说不清。

诶不对啊，第一人民医院不是我偶像工作的地方吗？

我:

没有听说这件事……那个，我还有点事，先出去一下。

旁白:

生怕被大家看穿，我找了个借口走出办公室。血书、阵法……这些是查理苏弄的么？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为了转移视线？

我:

不会的……他不是这样的人。

旁白:

他说会将自己开始的事情结束，他从来不会想着去掩饰什么。

得将这个关于现场的传言告诉查理苏，也许这件事另有隐情。

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按下拨号键时，那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屏幕上。

我:

查理苏？！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听你的声音好像还是上辈子的事。

旁白:

他的声音并不低落，甚至比平时还要再高昂些，但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他此刻应该是心事重重的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现在还好吗？

查理苏:

怎么跟我期待的反应不一样。

你难道不是几乎一晚上都没能睡着，好不容易听到我的声音，忍不住嚎啕大哭吗？

我:

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！

查理苏:

哪能啊，我从来不跟未婚妻开玩笑，都是真心话，和你昨晚发来的那些一样真心。

怎么样，现在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完爆我那些情敌？

旁白：

他的语调很不正经，可我却无端听出了一些压抑和焦虑。靠着听筒的那只耳朵有些微麻，连忙换了一边。

我:

我要跟你说件事。

查理苏:

你说。

我:

孙泰中死了。你知道现场还有血书和阵法吗？

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不是你布置的吧?

旁白:

他沉默了一会。

查理苏:

我昨晚去了医院，但实验室现场的人太多，只来得及查看孙泰中的尸体。

状况很差，布满血迹，最明显的伤口有两处，一处在右手，一处在胸口。

致命伤是胸口的那个，但位置和我刺的偏移了几公分。

旁白:

我努力消化着这些信息。

我:

那他右手是？

查理苏:

是医用剪刀刺的。

旁白:

我无疑看到了查理苏将医用剪刀刺进孙泰中胸口，难道那时我们仍身处幻境之中？

难道……查理苏当时刺下的那一刀，可能根本就没有刺到孙泰中的胸口，而是他的右手？只是幻境让我们以为刺到了胸口？

因为如果孙泰中在那时就死了，后来的人就没必要再刻意划伤他的手。

我:

查理苏……我想到一种可能。也许在我们离开后，有别人趁机杀了孙泰中。

查理苏:

有这个可能。

这个人精通医理，虽然远不如我。而且非常愤怒，容易感情用事。

孙泰中的表情和姿态显示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被杀，也许是他的熟人。

总之，这是尸体能够提供给我的信息

我:

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孙泰中的死和你无关？

旁白:

查理苏的回复慢了一些，他的声音沉沉的。

查理苏:

我还不能这么说。

但这些，还有当天我的行动，我已经信寄给负责调查的专案组。

我:

信？什么意思？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还想和你多聊一会，可惜时间不允许。

旁白:

为什么？我还想追问，心里却已经漫起浓重的不安。

查理苏:

我被秘密通缉了。

旁白:

通缉这个词离我的生活太遥远，一时间我没能反应过来。

查理苏:

通缉令的范围是光启市内，现在还没发布，但各级机关都已经收到了指示。

一般来说，只有对待特殊的在逃犯罪嫌疑人，他们才会采用这种方式。

但我电话畅通，也一直待在自己的住所，却从没接到过配合调查的通知，谈不上在逃。

也许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因为昨晚我没有遵照他的剧本行动。

旁白:

脑海中浮现出一双毒蛇般的眼睛，随即我意识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。

我:

那你的信并不一定奏效，我们应该立刻去将凶手找出来，是不是？

查理苏:

我考虑过。

但这样的场景，在以往已经上演了太多次，我只是在解决对方抛出的难题。

孙泰中的口袋里有一封协议书，内容是关于第一人民医院引进DEA的。

他们排除了所有同类药物，以实现DEA在院内的垄断。

作为NOVATEN的董事长，他的目光不可能仅仅落在第一人民医院。

利用人对药物的敬畏和需求，控制他们，并借此改变整个社会环境。

他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我必须弄清这是否是他的目的，同时，阻止他。

旁白:

查理苏顾自讲述着，这样的他，我并不熟悉。他总是自信地宣称能解决一切问题，但很少在我面前像这样筹谋着什么。

查理苏:

所以我需要消失在他的视野中一段时间。

我:

这样，他就不再能掌握你的行动？

查理苏:

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回家，这个号码也会停用。

未婚妻，有一阵子我们不会见面了，别太思念我。

旁白:

动了动嘴唇，我想说点什么，但却说不出来。

心里是不舍的，可我同时又很明白，查理苏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而我应该支持他。

可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开始担心，之后他会面对怎样的生活，联系不上的时候，如果他出事了

怎么办？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怎么这么久不说话，你不会是太舍不得，所以哭了吧？

我虽然要消失一阵子，但不会死，甚至不会出事，我还等着平平安安跟你来日方长呢。

我:

呸呸呸！哪有人一直说自己死不死的！不吉利，不准再说了。

查理苏:

好好好，我不说。我是祸害行了吧，祸害遗千年。

再说了，遍地都是我涉足的产业，就当是出去玩了一圈。

你不是天天说我只知道做手术不休息吗？

旁白:

哪有人是这样"休息”的，我想要反驳他，但眼圈却不自觉红了。

生怕自己就算开口也带着哭腔，我咬着下唇，没有说话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你知道吗，打电话之前，我特别担心你会坚持和我一起承担责任。

我翻了几本书，结果都没有说服固执未婚妻的教程。

旁白:

我确实这么想过，但是我知道，查理苏肯定不希望我这么说，所以我忍住了。

我:

……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

查理苏:

不好说，要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

称职的未婚夫不能随便承诺，以免伤了未婚妻的心。

旁白:

他很少这样说话，查理苏这三个字从来都应该跟"自信"绑在一起，但现在，我忽然有一种预感，他可能会离开很久很久。

我:

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你忘了。

查理苏:

不可能。我这么耀眼的人，一旦给你留下印象，就是一辈子的事。

旁白:

一辈子都叫人忘不掉，明明见不到，却始终让人想着，这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吗？

我吸了吸鼻子，向起最担心的向題。

我:

那你住的地方怎么办？还有身份信息，是不是也要换一个？

如果用你自己的身份不方便，我可以帮你租个房子，还有——

旁白:

电话那头又是一声轻轻的笑，像是一种安抚。

查理苏:

你这么担心我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了。

放心，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来寻求未婚妻的帮助。

毕竟只有你见过我那么多“不完美”的样子。

旁白:

熟悉的措辞，轻松的语调，他故意制造出一种和平时没什么不同的氛围。

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，只能点了点头应了下来。

我:

……那就说好了。

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、主动地联系我。

旁白:

重新回到办公室，点心、茶水和热火朝天的讨论都已消失不见，满满关心地凑过来，仔细看了看我的脸。

李满满:

你刚才脸色好差，没事吧？

我:

没事。可能是没睡好吧，再加上猫哥刚才说得有点吓人。

他们人呢？

旁白:

满满笑眯眯地凑到我耳边，指了指走廊。

李满满:

刚才你出去后，猫哥又忍不住说了点恐怖的，把姜莱吓到了。

现在正追在屁股后头，赔礼道歉呢。

旁白:

走廊里隐约传来了猫哥的声音，郝帅正站在门口看着热闹。看着这样的画面，我终于不自觉笑了笑。

李满满:

心情好点了？我们一起下楼，我再请你一杯奶茶，这样肯定就满血复活了吧？

我:

谢谢你满满，不过我等会要先去买个别的东西。

旁白:

就在刚才，查理苏快要挂掉电话时，我看着楼下的彩票店，不自觉地叫了他一声。

我:

查理苏，现在给我七个数字，不要多想，就用直觉。我等下去买——

旁白:

我还没说具体要干什么，查理苏便毫不犹豫地回答了。

查理苏:

5,12,23,29,33,7,11。

我:

其实我也有件事没告诉你，之前我有次随便买彩票，中了两百块。

你运气不好没关系，还有我呢。

查理苏:

……

我:

要是这组数字中了奖——

查理苏:

就当作我们的婚礼基金。

旁白:

下意识想要反驳，话到嘴边却不自觉地变成了笑。

我:

一定可以中奖的。

旁白:

我相信，好运一定会眷顾我们。